第六十九回　易道清立斃杖下　陳武氏得放歸家

話說林公將易道清帶上問道：“你是那裏的道士？住居何處？”易道清稟道：“小的是本處人氏，在清虛觀修行。”大人道：“你做了幾年道士？”易道清稟說：“道士做了十餘年。”林公道：“你做了十多年的道士，可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？”易道清聽了，嚇得一跳稟說：“道士出家人，怎敢害人的性命？”林公喝道：“你將人害死，拖在深塘，還說甚麼沒有害死人命？快快招來，本院開你一線之恩，活你的狗命；若還抵賴，看夾棍伺候。”易道清口中強辯，林公大怒，吩咐夾起來，眾役一聲答應，拖下丹墀，拉了襪子，套上夾棍，往下一踹，易道清大叫一聲，昏死過去，半個時辰，方纔醒來，心中叫道：“救苦天尊。”林公道：“招與不招？”易道清喊道：“大老爺夾死小的也是枉然。”大人大怒，吩咐一聲收足，眾役答應一聲，又是一繩收足，易道清死去，半晌醒來叫道：“大老爺，小道願招了，五年前有一孤客借宿，小道化他十斤燈油，就允了。我當時就將燈油銀稱下，露出帛財，小道起了歹心，將他用酒灌醉，背上綁一塊石，沉在深塘。這是實情。”林公道：“共有多少財帛？是那裏人氏？”易道清道：“祇得四十餘金，卻是山東人，到江南做生意的。”林公大怒罵道：“你這個喪良心的賊徒，為四五十兩銀子，就害了人性命，他父母妻室子女倚門而望。”

吩咐將銀還了本院，也沒有甚麼法抵償他人之命，把一筒籤子往下一倒，眾役吆喝一聲，把易道清拖下丹墀，打到三十以外，堪堪氣絕，眾役稟道：“道士打死了！”林公吩咐拖出荒郊。眾役答應，個個害怕，人人恐懼，正是出生入死，衙門好生利害。

大人吩咐帶陳有妻武氏上來。武氏嚇得魂不附體，戰戰兢兢答應一聲，報門來至丹墀跪下。林公點過了名，祇見這婦人生得十分俊俏。大人問道：“陳有可是你原配夫妻麼？”武氏道：“小婦人是後婚嫁與陳有。”林公道：“你先前丈夫得何病症而死？棺材在那裏？”武氏嚇了一跑，稟道，前夫癆病而死，棺材是火燒了。”林公道：“守幾年孝後嫁與陳有？”武氏稟道：“小婦人守了四年孝，祇因家業凋零，又無兒女養活，因此嫁與陳有。”林公問道：“頭頂金針致命之傷，是你教陳有驗的麼？”武氏道：“是小婦人說的？”林公把驚堂一拍，兩邊吆喝一聲，罵道：“你這潑婦，還在本院面前支吾，把從前之事，與何人通姦謀殺親夫，從實說來！如有半字虛言，本院刑法利害！”武氏道：“沒有此事。”大人大怒取上拶子，拶起這個潑婦。

眾役一聲答應，將武氏拶起，武氏大叫一聲，昏死過去，半個時辰醒來，叫道：“大老爺，小婦人受刑不起，情願招了。”大人問道：“你前夫叫甚麼名字？”武氏道：“前夫叫做王齊，是個木匠，早出晚歸，家中無人。隔壁有個張友與他交好，為夜間不能常會，故此陡起毒心，將金針害了親夫性命。”大人道：“張友如今在那裏？”武氏道：“祇因與小婦人來往數年，得了癆病，去秋死了，小婦人纔嫁陳有。”林公聽了沉吟半晌，想張友已死，不必究問。對陳有道：“你這妻子不是良善之人，謀害親夫，本院不究，寬恕他了，重責幾板，與他領回，小心帶他。”陳有叩頭謝恩。

林公吩咐將武氏鬆刑，帶上來，本院要問你謀死親夫之罪，今姑寬免，後來務要改過，莫起歹心，倘若再犯，難免刀下之苦。伸手向籤筒內抓出六根籤子，往下一擲，責你幾板，禁你下次，不許如此。眾役一聲吆喝，將武氏拖出儀門，打了三十大板，打得皮開肉綻，死去還魂，帶至丹墀跪下，林公道：“你知自己之過麼？從今後休起不良之心害你丈夫，去罷！”武氏叩頭謝過大老爺，陳有領妻子回去不表。

大人正欲再問別事，聽得轅門外人語喧嘩，大人傳問中軍出看。祇見許多百姓擁擠在外，中軍問道：“所為何事？”百姓稟道：“小人們是海州百姓，因州裏有一護國寺，來了一個奸僧，名喚水月和尚，是當今萬歲爺甚麼替身，住持此寺。這個奸僧淫人妻女，內裏起造土牢，無所不為，百姓受害無處伸冤，望大老爺代萬民除害。”眾人各將公呈遞與中軍，中軍呈上大老爺面前。大老爺觀看良久，搖頭道：“那有此事？”忽然想起本院下馬宿廟，夢見一輪明月映在水中，莫非就是這個和尚，叫做水月。叫中軍把這些遞公呈的百姓，喚幾個為首的上來，待本院問他。

中軍走出叫了幾個百姓，進來跪下。大人問道：“據你們公呈上說，這和尚如此兇惡，難道地方官不知麼？”百姓跪稟道：“因他是皇上御替身，故爾地方官不能管他。”林公道：“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今待本院細訪，如果屬實，待本院替爾等除害。”

眾百姓叩頭而去，大人吩咐帶那出殯的婦人上來聽審，也不知甚麼口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